



丁香

浩然



丁香

浩然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集子里的十八个短篇小说，绝大多数是作者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品，都是反映农村青少年生活的。

作者以饱满的热情，生动的笔触，着意塑造了那些看似平凡的先进青少年形象。作品生活气息浓郁，语言流畅，读来引人入胜。

此次再版，作者对各篇作了程度不同的修改。

封面设计：杨永青

扉页、插图：许泉群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内大街166号)

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165,000 开本787×1168毫米¹/₃₂ 印张8⁵/₈ 插页2

1979年9月北京第1版

1979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30,001—30,000

书号13019·2846

定价0.93元

目 次

丁香	1
姑嫂	22
石柱子	40
绿色的夏天	58
静悄悄的中午	70
笑声	82
追赶	92
铺满阳光的路上	106
热爱	124
水生	141
山花	154
一颗红五星	165
菜	181
红枣林	191
灵芝草	206
枣花取经	221

幼芽	239
翠泉	254
后记	273

丁香

一

小丁香代理五天保管员，就有人对她堆了一肚子意见。

饲养员董四找队长说：“换个保管员吧，我可受不了她的！”

生产小组长杨五也找队长说：“吉素村这么多人，合着眼摸，也不该摸到她的身上，快另换一个吧！”

队长问他们，丁香到底哪些地方有缺点？

董四把胡子一撅：“不通情理！”

杨五把眼一瞪：“浑身是刺儿！”

队长又跟旁的社员征求意见。

这个说：“思想好，比她爸爸不在以下。”

那个说：“很积极，干得满不错的。”

同是一个小丁香，有这么说她的，也有那么说她的，到底儿是好是不好？队长心里没底啦！

前五天，保管员丁大伯要到蓟县城里参加经验交流会，完事还要到天津市参观工厂，连来带去，说不定一个多月才能回来。春耕春种的大忙时节说话就到了，“保管”这一摊子一定得找个

可靠的人代管。

队长到家里找丁大伯商量：“让吴林替你几天行不行啊？”

丁大伯摆手说：“那孩子爱面子；这种工作，打不开私人情面干不了。”

队长又说：“那就让杨五接手吧。”

丁大伯摇摇头：“他倒不怕得罪人，就是干工作没谱，也不细心；保管这个差事，不光要大公无私，还得机灵能干。”

队长为难了，就说：“您自己点点名吧，您看谁行，咱们就找谁。”

丁大伯心里早就有了主意，开口就说：“我看哪，我家丁香就行。”

丁香是丁大伯的小闺女，去年夏天初中毕业，回村当了社员。前些日子，有人提议让她跟着老会计当个助手，队长还有点儿犹犹豫豫，怕她孩子气干不了；现在丁大伯要把保管这副重担子交给她，更拿不定主意了。

他问：“丁香行吗？”

丁大伯满打满包地说：“行，我的闺女，我还不清楚她。”

队长又钉着问一句：“她干得了？”

丁大伯郑郑重重地说：“干得了。这半年多，我总是让她在手底下转，帮我干事情，就是为了调理调理她。我看她是把手。趁这个机会，正好让她单身匹马地闯闯。”

队长觉得丁大伯有远见，也赞成多给年轻人一些锻炼本事的会机；可是总有些不放心，就又说：“整个摊子交给她一个人怕不行吧？”

没等丁大伯开口，门口外边有人搭了腔：“谁说我不行！”声音没了，一个十五、六岁的闺女一撩门帘子进来了。

她矮壮的个子，胖乎乎的圆脸，鼓鼻子大眼睛，两根短短的、小刷子似的辫子，朝两边伸着，又生硬地往里弯回来，活象两只山羊犄角。她大概正在院子里洗衣服，两只结结实实的小手上，沾着雪白的肥皂沫子。

她就是丁香。

丁香往门框上一靠，朝队长说：“您别瞧不起人了，到底能干不能干，咱们试试好不好？”

队长笑着说：“可有一件，要干，就得象个大人似的，用心干。”

丁香使劲儿一点头：“那当然啦！”

队长又说：“我要是瞧着你干不了，随时都可以调开你，可不愿犯脾气、闹情绪。”

丁香又点下头：“听便！”

就这样，小丁香当了代理保管员。

开头两天，队长在一旁看着，小丁香真把“保管”这一摊子工作支应起来了，就放下心。以后，他到公社开了三天安排春耕生产的会议，没顾上看丁香，不想就出了这么一大堆意见。

队长不摸真实底细，打算把手头上的工作处理一下，跟丁香工作两天，瞧一瞧再说。

早上，队长正跟老会计在办公室里商量事情，丁香妈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了。

她着急地说不上话来：“队长，快，快看看去吧，我怎么劝也

劝不开。”

队长莫名其妙地问：“大嫂子，慢慢说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丁香妈拍着大腿说：“丁香跟人家吵架哪！”

二

丁香跟董四吵得很凶，为的是牲口料。董四要豆子，丁香偏给秕高粱。

昨天晚上，他们为这个事儿就犯了几句口角。董四心里边一直不痛快。他是个直性子、倔脾气的老头子。这群牲口是他的命，他的命就是这群牲口。只要把牲口喂得膘满肉肥，割他身上的肉也舍得。别人要是无故打他的牲口一下子，不论谁，他都要跟你拚命。别人不重视他的工作，给牲口一点委屈，他就更受不了啦！他觉着丁香不给他豆子，就是轻视他的工作，就是跟他找别扭，这口气不能忍！

一大早起来，他把牲口剩在槽里的高粱粒子打扫在簸箕里，端到保管室，准备将丁香一军。他是为吵架去的，一进门，又改了主意。他心想，不管队长怎么往高里抬丁香，她毕竟是个不大懂事的孩子，不能跟她一般见识；对孩子总得哄着点儿，哄哄捧捧好办事儿嘛！

他带着笑容说：“丁香啊，不是四爷故意要豆子，是这高粱实实在在没法儿喂。你瞧瞧。”他用手扒拉着簸箕里的高粱粒儿，“牲口吃一口，吐一口，最后连闻都不闻了。我心里是多难受啊！”

丁香正坐在仓房门口理乱麻绳子，短的接起来，散了的拧起来，一大团乱绳子，让她理的一根是一根。她手儿很巧，除了活泼，又有股子踏实劲儿。这几年在邦均上中学，一直当走读生，每天晚上回家，常帮爸爸整理工具，或是帮爸爸记账。他们干活的时候，爸爸不是给她讲旧社会农民遭的苦难，就是给她讲人民公社的远景。爸爸说，过几年，生产队的保管员不光要管犁管耙，还要管拖拉机、大汽车哪！丁香很听话，处处都向爸爸学习。她在生产队干活从不惜力，样样带头；当了保管员，虽然是暂时的，她也要一心一意干，办事儿决不马虎。

她把董四的一套话听完，朝簸箕里扫一眼，就说：“我就不信，还有不爱吃粮食的牲口！”

董四说：“它们要是喜欢吃，我何必找这份儿麻烦？我是吃饱了饭撑的呀？丁香，大孙女，没别的，给四爷换换吧。”

丁香摇摇头：“不行。”她心里有主见。虽然她刚当上保管员，还不大当，可是她见过爸爸的样子。爸爸是模范保管员，社员夸好，队长夸好，连公社的杨书记都夸好；照着爸爸的样子当，准没错儿。她说：“过几天活计忙了，我再给您称豆子；我爸爸临走再三这样说，咱们不要随便改吧。”

丁大伯临走的时候，也把这个意思跟董四说了。当时董四也赞成。可是眼下，他怎么想也是喂豆子牲口吃的香，就又陪着笑脸说：“丁香啊，办什么事情得灵活一点，和气一点，灵活出巧工，和气生财。咱们爷俩谁对谁？你放放手，我就方便了。”

丁香不耐烦地把手里的绳子一放，说：“您方便了，我也方便，生产队可受损失了！”

董四听了这句话很不高兴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！四爷是个不爱社的人吗？你没见，也拿耳朵沾沾去，我是为咱们大伙的牲口才求你。为我个人，你就是给我八碟八碗，我也不赏这份脸！你说痛快的，给不给换吧？”

丁香说：“不给换！”

董四把簸箕往地下一放：“不给换，高粱我也不要了。”

他想，丁香毕竟是个孩子，吓唬一下就害怕了；说完这句话，就假装往外走，估计丁香立刻就得喊他回去；谁知迈两步，丁香没喊，又迈两步，丁香还没吭声；最后已经走到了门外边，董四也没脸回去了。

这回董四可是真生气了。

丁香也挺生气。她心里想：“你不要拉倒，给队里省下了，反正也不是我不给你。一会儿，你没有喂的了，保管得回来。”她等一会儿，董四不回来，又等一会儿，董四还是没回来。

这回丁香可有点害怕了。

她一不怕得罪了人，二不怕别人找领导告了状挨批评，怕的是牲口吃不上料，饿瘦了，春耕没劲儿，耽误队里的生产。

她想起了爸爸。爸爸从打搞初级社就当保管员，也跟别人吵过，闹过，可是，从来没有因为吵闹误过事儿。有一次，队里买来一架双轮双铧犁。这是新农具，大伙不会使用，也不习惯；吴林套牲口犁地，把双轮双铧犁卸在地头上，偷偷地套上步犁使。爸爸知道了，跟吴林闹了一顿。闹过，吵过，爸爸跑到农具厂，跟老师傅请教怎么使用双铧犁；回来，教会了吴林，还跟他耕了一天地。后来吴林成了新犁手，多会见了爸爸多会儿笑。瞧，人家

坚持了原则，又办了事情；自己光坚持原则，光跟人家别扭，耽误了事儿，这叫什么保管员哪！

丁香想到这儿，忽地站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土屑和麻毛，端起簸箕就往饲养场走。她要看个究竟，牲口为什么不吃高粱粒儿，回头再帮董四想个办法。她想：吵了闹了，事情办了，你往后爱说什么说什么。

她噔噔地走到饲养场的大门口，猛地停住了。她的眼前又浮起董四那张怒气冲冲的难看的脸色，耳朵里又响起董四难听的声音。她心想，现在找上门去和他说话儿，多丢人哪！

她对自己说：“我没错儿，干吗给他低声下气去？爸爸为了使双铧犁跟吴林闹，人家吴林一声都不吭，董四却跟我可着嗓子喊。爱喂不喂，你跟保管员领料，保管员按着规定给你，你挑肥拣瘦不要，拉倒。反正怪不上我！”

她一转身子，往回走，走了几步，又停住了。她听到饲养场里边牲口咳咳叫，象是喊：“小丁香，小丁香，快来送料，快来送料！”

她的心一下子软了，又想：“董四跟我呕气，也不是为个人，我跟他吵，也不是为个人，全都是为生产队；为生产，不应当拿工作赌气。”

她大大方方地走进了饲养场。她想，进去先跟董四说几句和气话儿，再访访他，牲口为什么不吃高粱；这都是为了工作，一点不算丢人。

她喊：“四爷，四爷呀！”

没人应。四爷跟她生气了。

她说：“您真生气了。生吧。您生您的，我可要干我的了。”

她说，走到牲口槽跟前。灰骡子、白骡马，全朝她伸出头，撅着嘴巴叫。她用小笤帚把槽里的细草末子打扫净，又把簸箕里的高粱倒在槽里，用手划拉一下：“吃吧，吃吧，多好的粮食啊，可不许娇气！”

牲口把头都挤过来，抢着吃，吃得可香啦！

丁香又高兴又生气：“嗨，吃了，谁说不吃！猴老头子，故意找我的别扭。”她刚要喊董四，又想，得多看看再说。

这一看不要紧，问题出来了。牲口吃了高粱粒儿，嚼了几口，就都吐出来，用嘴头子拱呵拱的，再也不肯吃了。她划拉着看，挺好的粮食呀，再划拉一下，正抓在牲口唾出来的高粱上边，仔细一看，里边原来有砂子，那砂子也是白色的，跟高粱差不多。她又划拉着仔细看，除了砂子，还有土末子。丁香这回明白了。

她高高兴兴地往北边小屋子跑。她要把这个发现告诉董四；董四听了，一定说：“亏了你，亏了你，这回毛病找到了，高粱也能喂牲口了。”

没想到，董四早就站在屋门口瞧着她哪，满脸的怒气，嘴撅的能拴上八头大叫驴。

丁香还是高兴地喊：“四爷，牲口不爱吃高粱，是因为高粱里边有砂子。”

董四冷冷地说：“你这回相信它们不吃了？我没有对你说瞎话吧？那就快给我称豆子来吧！”

丁香打个楞：“四爷，把砂子挑出去，把土筛出去，牲口不就吃了吗？”

董四说：“我眼睛花，看不见，也没有那个闲工夫。给不给豆

子，你瞧着办吧！”

丁香说：“高粱也是粮食，我们不能把它扔了哇？您比我年纪大，您更该知道心疼集体的财产呀！对不对？”

董四一听这话，更冒火了：“怎么，我这叫不爱护集体财产？”

两个人就这样吵起来了。

但是，等到队长听见信，跑到饲养场的时候，这儿早已经风平浪静。董四象往常一样，正一心一意地给牲口梳毛扫土；丁香端着簸箕，回到保管室，忙自己的事情去了。

三

保管室在养猪场北边一个大院子里。

队长一进大门，就瞧见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座北三间通着的屋子是库房，窗户上糊了新纸。窗台上还压着一溜酸枣棵子。他左右瞧瞧没有人，屋门没上锁，刚要推，只见门板上写着八个挺大的美术字：

“库房重地，闲人免进！”

队长笑笑，不再推门了，就用手指头轻轻地敲了敲门板。

屋子里边，丁香突然吼地一声：“谁呀？别进来！我就完事儿，外边等等！”

队长被这声音吓了一跳，连忙说：“是我。”

丁香说：“队长呀，快进来吧。”

队长这才走进库房。

丁香正用一杆很长很长的大秤约高粱。没有人跟她抬，她

就用绳子套住口袋，再把扁担穿过绳子套；扁担的一头担在自己的肩上，另一头搁在窗台上。窗台正好跟她的肩头一般高，一用劲儿，就把个口袋抬起来了；又一只手扶着打转转的口袋，一只手移动着秤砣。

队长看看，笑着说：“真有办法，这样你一个人就顶三个人用了。约的是什么呢？”

丁香放下口袋，抽出扁担和绳子，回答说：“秋天从场边子上打扫起来的高粱。”

队长又问：“约它干什么用呀？”

丁香很有力气，两只手抓着口袋嘴儿，使劲儿一提，那多半袋子高粱就被她提到屋当中。她这才回答队长说：“给饲养场约的牲口料。”她直起身，朝队长笑笑，“董四爷可尖啦，他图省事，让我一下子给他称出十天的。我才不干哪。我爸爸说，短安排才有谱。一气给他一大堆，他撒开巴掌喂，等喂过了头，料不够了，又来磨蹭。我不怕麻烦，一天约一次我也不怕；卖什么吆喝什么，怕麻烦我就不干这个了。”

队长说：“等董四来了，帮你抬着约约，不就行啦。”

丁香搬过一个大筐箩，倒提着口袋，哗啦一声，把高粱倒在筐箩里；又直起身，一挑眉毛，一努嘴：“我得先给他约出来，到时候现成，背起就走，免得他到库房里这儿扒扒，那儿看看，总想给他的牲口抓挠点东西走。”

队长笑着说：“你把人家卡的这么紧，人家要有意见了。”

丁香拉过一只木墩子坐在筐箩跟前，用手扒拉着高粱粒儿，往外挑石头子和土块，不在意地说：“有就有。对的意见听，不对

的意见——”她比划着：“这只耳朵进来，那个耳朵出去，我该咋么着，还是咋么着。”她说着，自己也嘻嘻地笑起来了。

队长蹲下，也帮着挑，问道：“你刚才跟董四吵架了？”

丁香说：“那算什么吵架呀，就是争论两句。他硬说牲口不爱吃高粱，现在把毛病找出来了；您瞧，这里边又是土块，又是石头子儿，牲口怎么会爱吃？我给他提意见，让他挑挑再喂，他说眼花看不见，忙，没工夫。好，你眼花，我眼不花；你忙，我不忙，从今天起，我每天挑干净了再给你，行吧？看你还说什么，反正牲口没干重活，我不给你豆子。”

队长觉着丁香这些话很有道理，做得也对，心里明白了几分，正要说话，外边响起脚步声。

随着脚步声，哗啦一响，一个大嗓门喊了一句：“丁香，我把犁放在这儿了。”

丁香噌地站起身：“喂，先别走，先别走！”她一面喊着，跑出库房。

送犁的是生产小组长杨五。这个二十五、六岁的大个儿，用手擦着脸上的汗水，眨巴着眼问：“有什么事儿，我还等着吃饭去哪！”

丁香走到双铧犁跟前，两眼盯着犁说：“别着急，等我检查检查。”

杨五说：“好好，随你检查。”

丁香扳动着犁，用脚把上边的泥土擦掉，又蹲下身，用手抹着犁镜；翻过来，调过去，看看这边，又看看那边。

杨五抱着肩站在一旁，斜着眼珠瞧她；瞧着，瞧着，不耐烦

了，拉长声音说：“小姐，这是铁铸的，要是断了，我还能拿唾沫把它粘上呀！”

丁香不听他这一套，依旧仔细地检查，反问他一句：“要是裂了缝呢？”

杨五说：“有裂缝，我包赔！”

丁香说：“包赔不包赔是小事，要是真有了裂缝，我得赶快换新的；要不然，等明天到地里一使折了，临时再换，人工牲口工不就全耽误了！”

杨五见丁香搓着手上的泥土直起身，就说：“你还有什么指示，该饶了我吧？”

丁香笑着一摆手，说：“一、二、三，开步走吧！”

杨五刚走到门口，背后的丁香又吼地一声：“哎，哎，回来，回来！”

杨五转回身问：“又干什么？”

丁香用脚踢着套说：“这牲口套上怎么少了一根绳子呀？”

杨五想了想说：“噢，让我忘在地头上了。反正还要到那块地干活去，明天再说吧。”

丁香说：“你说的倒轻巧，那可不行。你赶快把它找回来。”

杨五说：“天要黑了，反正丢不了。”

丁香指指天说：“你看天阴了，要是下雨淋着，那皮绳子可就泡糟了。”

杨五说：“哪里那么巧就下雨。”他说着就要走。

丁香瞪瞪地几步跑过来，扯住杨五的袖口说：“不行，你马上就给我找回来！”